

小学生名著书架

HAIDI
海蒂

[瑞士] 斯比丽 / 著 邵灵侠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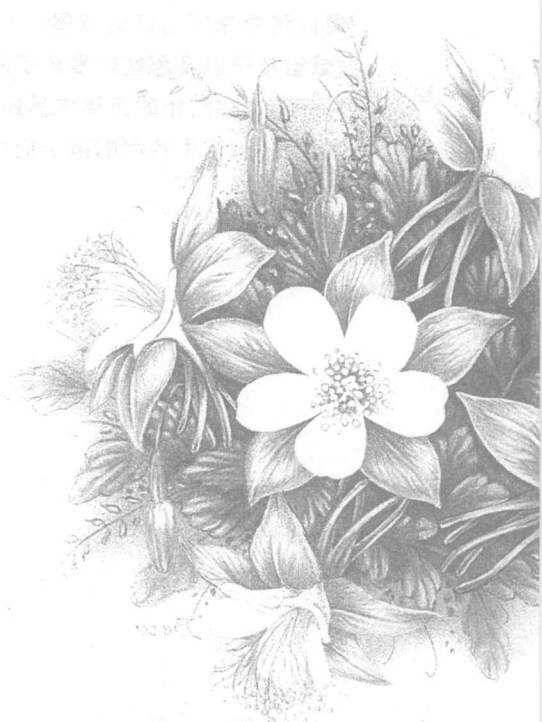
小学生名著书架

HAIDI

海蒂

[瑞士]斯比丽/著

邵灵侠/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 / (瑞士)斯比丽著;邵灵侠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4

(小学生名著书架)

ISBN 978-7-5339-2583-3

I. 海… II. ①斯… ②邵…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4916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冯静芳

责任校对 许红梅

整体设计 见 闻 江 南

内文插图 华 高

海 蒂

[瑞士]斯比丽 著

邵灵侠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10千

印张 9.25

印数 1-8000

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583-3

定价 18.5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关于作者

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 1827—1901),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德瑞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比丽出生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是一名诗人。她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四岁那年全家迁往苏黎世。1852年,与当时从事律师工作的约翰·伯恩哈德·斯比丽结婚。从1868年起,斯比丽先生开始担任苏黎世的书记官,异常忙碌的工作让他经常无暇陪伴妻儿,令寂寞的斯比丽夫人必须借着与友人们通信来打发无聊时光。当时一名时常与她书信往来的朋友从信中发现她颇有文采,便鼓励她从事文学创作。1871年,约翰娜·斯比丽夫人首次推出一部短篇作品集,大受欢迎。从1879年起,斯比丽写了大量以阿尔卑斯山区为背景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冠以总书名《献给孩子以及那些热爱孩子的人们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蒂》。此外,她的重要作品还有《在弗里尼坎上的一片叶子》、《没有故乡》、《格里特利的孩子们》等。



● 关于本书

《海蒂》是一本经典的青少年读物，世界性的畅销书。该书以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为背景，描写了小海蒂童年时期的成长历程。

海蒂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成了孤儿，但这并没有影响她成为一个天真活泼、心地善良的小女孩。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助人为乐，年纪不大却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五岁时，被送到独居在阿尔卑斯山上的祖父那儿之后，她用爱心帮助了饱经沧桑、性格孤僻的祖父开朗起来并回到人群中，延长了瞎眼老奶奶的生命，教会了羊倌彼得识字阅读。更为难得的是，通过小海蒂和她祖父的帮助，海蒂的朋友克拉拉也有了生活的勇气，奇迹般地摆脱了轮椅，恢复了行走的能力。

作者通过许多真实感人的生活场景和恰到好处的艺术细节，逐步描绘出海蒂真挚感人的艺术形象。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爷爷，喜欢放羊玩耍而不爱学习的彼得，以及懂得孩子心理、善于引导孩子的赛赛曼夫人等，也都栩栩如生。《海蒂》出版至今已过百年，对青少年读者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先后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制作成动画片和卡通书，灌成唱片。小说被译成三十五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发行量不计其数。

此外，在作者生动的笔触下，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土民情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阿尔卑斯风情画卷。如今，小说中海蒂的家乡也已成为一个著名旅游景点，每年都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前去参观，呼吸那里的清新空气，饱览如画的美景。瑞士最大的连锁超市米格罗市场负责人表示，“海蒂”已成为瑞士的“代言人”，代表了自然、淳朴的幸福生活。

目录

上 篇

- 一 登上奥西姆高山牧场 /003
- 二 在爷爷家 /017
- 三 在牧场上 /025
- 四 在老奶奶家 /040
- 五 接二连三的到访,接着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054
- 六 新篇章和新生活 /065
- 七 罗特麦耶小姐不平静的一天 /074
- 八 赛赛曼家乱成一团 /090
- 九 赛赛曼先生在自己的家里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101
- 十 一位老奶奶 /108
- 十一 小海蒂有得有失,进步与退步共存 /119

- 十二 赛赛曼家出现了幽灵 /125
十三 在夏日的傍晚重新登上高山牧场 /137
十四 礼拜天,当钟声敲响的时候 /154

下 篇

- 一 旅行的准备 /171
二 高山牧场上来了一位客人 /179
三 报恩 /188
四 端夫里村的冬天 /199
五 漫长的冬天 /212
六 来自远方朋友的消息 /221
七 高山牧场上的延续 /238
八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事 /247
九 即将告别,再见吧 /262



上篇





一 登上奥西姆高山牧场

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山村梅恩费尔德，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它穿过碧绿的原野，一直伸展到山脚下。山路两旁树影婆娑，流水潺潺，远处群山巍峨，似一幅优美的水墨画。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攀缘而上，居高临下，谷底的景致一览无余。继续登高而上，四周芳草萋萋，山花烂漫，浓郁的花香弥漫在整个旷野，沁人心脾——这就是直接通往奥西姆高山牧场的陡峭山路。

在六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这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村姑，手里牵着一个小姑娘正向上走着。小女孩的脸颊热得通红，棕黑色的皮肤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但是很奇怪，尽管在这六月炎热的骄阳下，这个孩子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的，似乎要抵御那刺骨的寒冷。这个小女孩五岁左右，可是人们无法从其外表看出她的身材，因为她很明显地穿着两件，甚至是三件衣服，一件套一件，脖子上用一条红色的棉质大围巾一圈圈地围着。这样的打扮，再加上她的一双镶着钉子、笨重的登山靴，使这个小人儿看起来就像是圆圆的一团。小家伙正冒着酷暑吃力地走在山路上，向山上攀登……

这两个人就这样从山谷向山上走了一个来钟头，来到了高山牧场的半山腰，这里坐落着一个叫做“端夫里”的小村庄。

一进村，几乎所有村民都与她们打招呼，有些人在窗口

或家门口向她们寒暄问好，也有些人在路上向她们问候，原来这里就是小女孩的家乡。可是这个小女孩却没有在路上做片刻停留，只是一边回答熟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一边与人们相互问候，脚下却一步不停地往前走。不一会儿，她们到了村子的尽头，这儿只散落着零星几户人家。这时，从附近的一家房门口传来了招呼声：

“等一会儿，迪蒂，你是要再往上走吧，我也一块去。”

听见了招呼声，迪蒂站住了脚，停了下来。小女孩一下子挣开她的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地喘着粗气。

“你累了吧，海蒂？”迪蒂问道。

“不，我热得要命，嗓子都快冒烟了。”小女孩回答道。

“这儿离山顶不远了，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再坚持一会儿，快点走好吗？再有一个钟头就到了啊，宝贝！”姑娘不断鼓励小女孩说。

这时，一个胖胖的看上去挺慈祥的妇女从刚才的房门里匆匆地走了出来，与她们两个结伴同行。那个小女孩站起身，跟在两个熟悉的大人后面走向山上走去。两人一见如故，边走边谈着端夫里村及其周边地区的所有居民的情况。

“说真的，迪蒂，你究竟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哪儿去呢？”路上这位新加入的伙伴这样问道，“她是你姐姐留下来的孩子吧，听说成了孤儿？怪可怜的。”

“是呀。”迪蒂回答说，“所以我要把她领到高山牧场上她的爷爷那儿，把她留在那里。”

“什么？你是说要把这孩子送到高山牧场上的奥西姆大叔那儿去？我想你没搞错吧，迪蒂，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到大叔那儿一提，肯定会被他撵出来的！”

“他可不能这样做。他可是这孩子的爷爷，应该尽这份义务。我一直照看着这个孩子直到现在。芭尔蓓，说白了，其实我这次是找到活干了，我可不想因为这孩子而丢了这

份工作。所以,这次该轮到她爷爷尽义务,照顾她了,这非常正常。”

“是啊,但是,如果他像其他人那样,是个普通人,倒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个子矮小而肥胖的芭尔蓓一本正经地说,“但是,你也是知道的呀!他怎么可能懂得照顾小孩子,而且还是这么小的小孩子呢!这孩子在他那儿能受得了吗?还有,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干活呢?”

“去法兰克福。”迪蒂解释道,“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份挺好的工作。那儿的主人去年夏天到山下的温泉来时,我负责清理他们的房间,并且照料他们的起居。那时他们就说希望我去他们那边干,可我当时没法去。他们今年又来了,还说希望我过去,这一回我可打算过去了。对此,你肯定可以理解。”

“唉,幸亏我不是这孩子。”芭尔蓓无可奈何地叫嚷着,“根本没有人知道,高山牧场上的那个老人到底怎么样了!多年来,他从不与任何人来往,也从不去教堂,整日闭门不出,一年也就拄着那根粗棍子从山上下来一次。人们都躲避他、害怕他。他眉毛很粗,颜色花白,并且留着吓人的大胡子,外表看起来简直就跟年长的异教徒和印第安人差不多,人见人怕,何况是孩子。人们觉得只要不是在路上单独碰上他,就谢天谢地了。”

“那又怎么样呢?”迪蒂固执起来,顶撞她说,“他毕竟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嘛,照顾孙女是他的义务。他应该也不会对她太坏,虎毒也不食子呢。不管怎么样,也应该由他来负责照料孩子,而不是我。”

“我也只是想知道,”芭尔蓓用试探的口气问,“到底那个老头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目光瞧人,而且总是那么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高山牧场上。一个人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几乎没有人看见他。关于他,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莫衷一是。你肯定从你的姐姐那儿听到过什么,多

少也知道点。是吧，迪蒂？”

“那还用说。不过，我不想说些什么，这要是传到那老头的耳朵里，我可就麻烦了！”

可是，芭尔蓓早就想知道，高山牧场上的那位大叔行为举止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那么厌世，一个人在山上独居，与世隔绝。村里人说起他时都吞吞吐吐，似乎害怕反对他，但是又不愿意奉承他。而且芭尔蓓也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老头会被端夫里的所有人称做“奥西姆大叔”，他根本不可能是全村人真正的大叔呀。因为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他，所以芭尔蓓也不例外，即从来都是称呼他为大叔的。“大叔”这个词在当地的方言中发音为“奥西姆”，从此奥西姆大叔这个称呼就流传开来。

芭尔蓓是不久前才嫁到端夫里的，之前，她一直住在山下边的布来蒂高，所以对端夫里和附近的人和事还不大了解。可是，和她要好的迪蒂则是土生土长的端夫里人，直到一年前她还和妈妈住在这儿。后来，她妈妈去世，她找到一个女招待的工作，在一个大旅馆里负责打扫房间，于是就搬到拉加兹温泉去了，而且待遇不错。今天早晨，她领着孩子从拉加兹温泉过来，路上碰到熟人赶着马车拉干草回家，于是就搭他的马车到了梅恩费尔德。

而芭尔蓓觉得现在正是打听这些信息的好机会，不可放过，于是就亲密地挽着迪蒂的臂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里的那些传说是真是假，你肯定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想，你肯定知道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个老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以前就一直这么吓人，这么不愿意见人，性格这么孤僻？讲给我听听吧。”

“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我认为，我也不能准确地说出来。我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那老头子肯定有七十岁了，我当然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当然也不可

能从我这里了解到。但是,如果我知道,以后这些话不会在布来蒂高到处传开,那么我就会把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你。我妈是出生在多姆莱斯克的,而那老头也是多姆莱斯克人。”

“呸——啐,迪蒂,你在说什么呀?”芭尔蓓略显愠怒,觉得受到侮辱一般,回敬了一句,“在布来蒂高哪儿有这么爱嚼舌头的人呢,再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放在心里就是了。来,讲吧,我听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行,那我就讲给你听吧,你可得说话算数!”迪蒂又叮嘱了一遍,然后,先朝左右看了看,看看那个小姑娘是否离得太近,会不会把所讲的话都听了去。可是,哪儿还有孩子的影子呢,两个人都光顾着说话,没注意到孩子已经有一会儿不在后头跟着了。迪蒂站住脚,到处张望起来。小路弯弯曲曲,但俯看下去,一直能够望见端夫里村,可是那儿连一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

“啊,在那儿!”芭尔蓓叫起来,“你看到了吗?就在那儿。”她一边说,一边用食指指向距山路很远的地方,“她正跟着羊倌彼得和那些山羊一起上山呢。怎么彼得今天这么晚才带羊上山?不过,这正好,他可以帮着照看那孩子,我也能安心地听你讲了。”

“她可不用彼得照看,”迪蒂补充说,“那孩子别看才五岁,可她会睁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可机灵着呢,什么都懂。所以我觉得,她将来和那老头也肯定能相处得很好。不过,那老头现在只剩下两只山羊和那座高山牧场上的小屋了。”

“他以前曾有过更多的东西吗?”芭尔蓓问道。

“他吗?嗯,我想他肯定有过更多的东西。”迪蒂加重语气回答说,“因为他出生在多姆莱斯克一个最好的大户农庄家庭。那老头是大儿子,另外就只有一个弟弟,他弟弟是个

老实规矩的人。但是，哥哥却生活奢侈，逞强摆阔，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和他交往的，净是些来路不明的恶人。他喝酒赌博，大肆挥霍，结果整个农庄家业都给他败光了。他的爹娘知道后悲痛欲绝，痛不欲生，不久就接连去世了。他的弟弟当时也变得一贫如洗，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这么一来，那老头也变得不名一文，并且给自己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恶名。不知从何时起，他也消失不见了。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人们后来听说他参了军，到那不勒斯去了。打那以后，过了大约十二或者十五年之久，大家都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又在多姆莱斯克出现，还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并想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亲戚照料。可是没有一家理会他，也没有一家开门答理他，更没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他。他被激怒了，大发脾气，发誓再也不迈进多姆莱斯克一步。然后，他就来到端夫里村和孩子一起生活着。他的妻子据说曾是瑞士的格劳宾登人，肯定是那老头儿以前不知在山下哪儿碰上的，不久可能又失去了。

“这老头那时好像还有些钱，因为他让那个叫‘托比亚斯’的小男孩去学一门手艺——木匠活。那个男孩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端夫里村里人都挺喜欢他的。不过那老头儿可没有人信得过，因为名声太坏。

“有人传闻说，那老头是从那不勒斯的军队里开小差逃出来的，否则可能更糟糕。因为他打死了一个人，当然不是在战争中，你知道吗，而是在打架斗殴的时候。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谣言，我们家同他仍然保持着亲戚之间的往来，因为我妈的奶奶和他的奶奶是表姊妹，所以，我们当然叫他‘大叔’。而且，因为对我们来说，端夫里村的大部分人都与我的父系家族有着亲戚关系，所以村里的人也都叫他‘大叔’。后来，他搬到高山牧场上之后，人们就

叫他‘奥西姆大叔’了。”

“那么，那个托比亚斯后来怎么样了？”芭尔蓓关切地问道。

“别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又不能一口气全说完。”迪蒂解释说，“嗯……托比亚斯去麦尔斯当过学徒，学成后回到了端夫里村，然后娶了我的姐姐阿得海特做妻子。因为他们两个很久以前就开始要好了，后来结了婚，生活很和睦幸福。可是，好景不长啊！结婚才两年，他在帮助别人建房时，房梁突然从上面掉了下来，托比亚斯被砸死了。他那被砸变形的尸体运回家时，阿得海特见状又惊吓又悲痛，不久就发起了高烧，一直没有再好起来。我姐姐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有时会生一种大家都不太了解的怪病，患病时大家分不出她是睡着还是醒着。托比亚斯死后没几周，人们便又举行了阿得海特的葬礼，太悲惨了。

“从那之后，到处传开了有关这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语，说这是大叔一直违背上帝意愿的报应，其中还有人把这话当面跟大叔说了。牧师也规劝他，现在应该忏悔人生，但是大叔的性子却变得更加固执和暴躁，不近人情，和谁都不再说话。大家见到他时，也都躲得远远的，唯恐躲避不及。

“那老头再也无法忍受人们对他像瘟神那样的歧视，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搬到了高山牧场上去，有人说，大叔从此不会再下山来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一个人在山上面生活，与村里人和上帝都断绝了联系。

“阿得海特留下的孩子那时才一岁左右，我和妈妈就把她领回家来养大。去年夏天我妈过世，而我也想在山下的温泉疗养地赚点钱，不得已才把孩子带上，并把她领到饭店旁边的波沙村的乌赛尔老奶奶那儿托她照顾。多亏了她，我才能冬天也在温泉疗养地工作。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好在

我还懂得缝纫和织补。一入春,我去年服侍过的法兰克福客人又来了。这不,又说要带上我一起过去。我们后天就要动身了,这可真是一个好工作啊,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情况。”

“所以,你就想把这个孩子送到山上的老头儿那儿去,是吗?我真不能理解你是怎么想的,迪蒂。”芭尔蓓用充满责备的口气说。

“你胡说什么呀?”迪蒂回答道,“我已经为这个孩子尽了我的一份力了,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想,我总不能把才五岁的孩子带到法兰克福去吧。不过芭尔蓓,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高山牧场的路可都走过一半了!”

“我要去的地方马上就到了。”芭尔蓓回答道,“我到羊倌彼得的妈妈那儿有点事情。在冬天,她常帮我纺线。那再见面吧,迪蒂,祝你好运!”

迪蒂和同伴芭尔蓓握了握手,然后在那儿站住,看见芭尔蓓向一座古铜色的高山牧场上的山间小屋走去。小屋建在离山路几步远的山坳里,是一个避开山风的好地方。如果从端夫里村望去,它正位于高山牧场的半山腰处,不过好在它位于山地略微低洼的地方。因为该小屋年久失修,看起来破旧不堪,好像随时可能倒塌,要是从阿尔卑斯山吹下的燥热的风再猛烈一点,那么住在里面就危险了。因为所有的构件,如门、窗,以及整个小屋都会咯咯作响,一根根腐朽的房梁也摇摇欲坠,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如果这间小屋在这些日子里坐落在高山牧场的山顶,那么大概一下子就会被吹翻到谷底。

那是羊倌彼得的家,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儿每天早晨下山来到端夫里村,然后把山羊再赶上高山牧场,让它们吃那里新鲜而肥嫩的小草,直到太阳西斜。傍晚,他才把那些步履轻盈的山羊赶下山去。到了端夫里村,他把手指放到嘴边,吹起响亮的口哨。于是,山羊的主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广